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漢魏六朝文學

陳鐘凡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文朝六魏漢

著凡鐘陳

書叢小科百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朝六魏漢

著凡鐘陳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漢魏六朝文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漢魏六朝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
第二節	漢以前的文學界	四
第二章	兩漢文學（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一九五年）	九
第一節	漢代文學的背影	九
第二節	漢代辭賦	一二
第三節	漢代詩歌	二三
第四節	結論	四五

第三章 建安文學（西元一九六年至二一九年）……………四八

第一節 建安文學復興的原因……………四八

第二節 建安文學的特色……………五二

第四章 魏晉文學（西元二二〇年至四一九年）……………六七

第一節 魏晉文學變遷之原因……………六七

第二節 魏晉詩的派別……………七〇

第三節 魏晉賦及駢文……………七七

第四節 魏晉小說及雜文……………八二

第五章 南朝文學（西元四二〇年至五八八年）……………八五

第一節	南朝文學勃興的原因	八五
第二節	南朝文學的嬗變	八九
第三節	南朝文學的派別	九二
第末節	結論	一一一
第六章	北朝文學（西元三九八年至五八一年）	一一五
第一節	北朝詩賦	一一五
第二節	復古運動	一二七
第三節	寫景文	一一八
第四節	總論	一一九

漢魏六朝文學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漢魏六朝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宋人蘇軾作潮州修韓文公廟記，說：『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依他的意見，自東漢以後，魏、晉、宋、齊、梁、陳、隋，皆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衰頹時期了！清人阮元力反其說，其鞏經室三集文言說，書文選敍後等篇，推尊八代，至謂韓、蘇諸家奇偶相生之體，乃經也，史也，子也，不能目之爲文。甚至有人說：『八代之文衰於韓愈。』他們兩造這種極端相反地見解，究竟誰是誰非呢？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的人，本應用冷酷的態

度，作客觀的研究，不必憑主觀的私見，起無謂的爭論。而且我們要知到八代文學，究竟是盛是衰，也必須將八代以前，和八代以後文學界情形，略為比較一下，方得到較正確的判斷。所以本書開首，先從中國文學發達史上，觀察八代文學的地位。

中國文學之演進，就文體方面說，約有十一種嬗變；就時代說，約分十有三期。今將兩者對照，以下圖明之：

試觀下圖，上古是風謠

代現	近			中			古	
10 新文藝	9 小說	8 曲(八股)	7 詞	6 律詩	5 五言詩(駢文)	4 辭賦,樂府	3 楚詞	2 四言詩
民國以來	明末至清	南宋至明末	晚唐至南宋	隋唐	魏晉六代	西漢東漢	晚周	殷至東周中
	散文	律夾散	詩			賦		
			律			文		

中國文學演進圖

度，作客觀的研究，不必憑主觀的私見，起無謂的爭論。而且我們要知到八代文學，究竟是盛是衰，也必須將八代以前，和八代以後文學界情形，略為比較一下，方得到較正確的判斷。所以本書開首，先從中國文學發達史上，觀察八代文學的地位。

時期，其作品之傳於後世者甚少。到殷周兩代，才有四言詩發生，今世所存三百篇詩經中之商頌和風雅頌是。這是北派（黃河流域）文學。晚周長江流域又有一種新興文體，號爲楚辭，屬於南派。此中國文學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嬗變。漢代最大的文體。一派是從楚辭出來的辭賦；一派是近於三頌的樂府詩。至建安前，才有五言詩發生。其時漢室已微，曹氏當國，故表中列爲魏代。此第四、第五期的變化。晉、宋以後，由齊、梁、陳，至於北魏、北周，皆屬古詩時代，表面上，一脈相承，內容卻大有變化。一則晉人潘岳、陸機，宋人顏延之、謝靈運出來，易樸素爲雕琢，化單行爲排偶，另成一種面目。再則齊人沈約、王融、謝朓一班人發明四聲，變古詩蹈厲之音，爲和柔之氣，另成一種腔調。這兩種關係，皆是隋唐以後律詩型成的原因，而其種子卻播於六朝。這是中國文學第六期的變化。（採焦循易餘籥錄說。）至此以後，唐人的律詩，兩宋人的詞，元人的曲，明清兩代的小說，直到現代的新文藝，變化多端，皆屬於八代以後之事，不歸本書中交代，可以存而不論。我們現在要詳敘的，是前圖中第四、第五、二期的文學。這二期的特點，可以簡單說明如下：

（甲）漢

辭賦時期；樂府時期。

(乙) 魏、晉、六朝，古詩時期；駢文時期。

再將古詩的嬗變，詳細分之，如下：

(子) 東漢 古詩胚胎期；

(丑) 魏 古詩成立期；

(寅) 晉、宋 律詩胚胎期；

(卯) 北朝 北派詩歌發生期。

由上表看來，八代文學，是上承周、楚，下啓隋、唐，中間的一個樞紐。比方昆蟲發生，經過幼蟲、蛹、成蟲，三期變化，蛹是中間必經地一個歷程。若比較優劣，強分盛衰，那就未免多事。然則「八代之衰」和「八代之盛」這一派話，有什麼意義？故本書一概不取，純用客觀的態度，推求八代的真相，庶幾免去武斷的弊病。

第二節 漢以前的文學界

漢人繼承秦而有天下，漢人文學，應當沿襲秦人，或由秦人文學嬗變而出。但是我們考漢代政治和學說，皆蒙秦人影響；獨文學方面毫無關係。這是什麼原故？因為秦人尚法制，根本反對文學，故中國文學史上無秦人的地位，秦代實無文學之可言。試觀他們反對文學的理由，約分幾層：

(一) 文學足以亂法 韓非子五蠹篇說：

『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賞……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六反篇又曰：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因為文人多好口辯，騁空談，一切任性而行，不知尊重國家法紀，是法家所最痛惡的。

(二) 文人多無用 商君書農戰篇說：

『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

韓非子五蠹篇亦說：

『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法家最注重能使國家富強的『耕戰主義』，文人多不耕不戰，而以游談坐享其成，爲他們所不容。

(三) 文人以私害公 文人不獨消閒坐食，無所事事，而且祇圖個人富貴，不顧國家安危，往往播弄是非，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政治安寧，冀獲非分的權利。故商鞅農戰篇說：

『煩言飾辭而章無用，玄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

韓非五蠹篇亦說：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統觀上述三種理由，他們所謂『文學之士』，係包括一切學者，尤偏重於政客談士，不僅專指文人，但文人也當然在內，不能逃避這種指摘。所以秦人統一天下以後，幾乎無文學可言。觀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泰山刻石之辭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

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簡直是一篇煌煌的法令，沒有絲毫文學的興味。雖是四言，三句一韻，凡十二韻，可名之爲四言韻語的文告，絕不能目之爲文學。其之罘、碣石、會稽三種刻石，也和此文同樣，不必鈔錄。始皇本紀還說：「始皇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這首詩現在不傳了，不知其價值如何？然考其製此詩的動機，是因爲天變（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和流言（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而作的，想僊真人詩的內容，亦不外勝妖定怪一派鬼話罷了，也沒有什麼文學意味。

由上面說來，秦朝的文學萌芽，幾乎摧殘殆盡，漢人如沿襲下去，豈不要入於絕境？所以當時經術，猶用秦博士伏生之說，禮制猶聘叔孫通起草；至於文學，則不能不祧秦人而取法於周楚了。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說：「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

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彩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他這段話，未免傳會太過；然說漢人文學，大抵皆原本詩騷。這說是可信的。』今因述漢以前文學界的情形，並說到此，其詳容後篇述之。

第二章 兩漢文學（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一九五年）

第一節 漢代文學的背影

文學是人類性情的表現，社會的反映，故欲知一代特殊的文學，不可不考其背影。漢朝是君權最發達時期，當時學者的思想，社會的風尚，莫不受政治勢力的支配，文學更是他的附屬品了。故述漢代文學的背影，先從政治方面言之：

漢代政治，言其武功，則東平朝鮮，西征匈奴，聲威煊赫，確有可觀。言其文治，則推崇儒術，引用儒生，創製樂府，於文學上也發生莫大的影響。漢高祖劉邦雖是個草澤英雄，不懂什麼學問，他見人帶儒冠，就取而溺之；與人講話，常大罵『豎儒』；但是他的文學，到還不錯。試看他還故鄉沛邑時，置酒沛宮，召集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他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發揚蹈厲，很合他那種『成則爲王』的身分。武帝劉徹的文學天才，比較更高，他所作的秋風辭、李夫人歌，都很有文學上的價值。他如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皆折節下人，招致四方賓客，內中不少文學之士，如嚴忌、枚乘、司馬相如、小山等，各以辭賦著名。文學得到他們這班侯王提倡，應當十分發達，較晚周更加進步了。那知他們這種提倡，不獨沒有好影響，反足以妨礙文學的進步。這是什麼緣故？大概因爲文學宜於獨立，宜任其自由發展，一到了王公大人治下，沾染着貴族的色彩，就成了阿諛的玩品，沒有什麼價值了。這是漢代政治的背影。

次言當世學者的思想。先秦學者各有他們獨立的主張，本不爲政治轉移；經秦始皇一番大誅除，士氣消沈，到了漢代，就不能不託庇於政治勢力之下，隨着貴族的脚跟轉移了。試看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朝，爲儒家、道家兩派互相競爭的時候。儒家雖以武帝的力量，黜百家而定一尊；然自秦人爲政，專以嚴酷的法令，束縛人民，天下莫不厭其煩苛；加之，漢、楚兵爭以後，人心厭亂，大家更希望得片時休息，故道家『無爲』的思想，很投合漢初羣衆的心理。曹參初爲齊相，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有什麼法子安集百姓，諸儒言人人殊，參不知何從。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說：